易象管窺

易象管窺卷之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艮乾皆陽卦以陽畜陽故爲大畜畜以貞固爲貴上九爲成卦之主乾三陽上進而能止之則所畜者大而貞固不揺矣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故有不家食之吉君臣合德剛健有爲則可拯溺亨屯故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乾體也實艮體以在乾體之上故其實篤厚所畜充實則光輝發越而生生不巳故其德日新此以全卦之德贊上九也蓋上九本亢地而折節下賢故能畜三陽以德是謂大正賢指乾體三陽言畜有二義自人心言則爲畜德以治道言則爲畜賢故以養賢釋不家食之義乾以知險涉險非乾剛不能畜乾之德以得乾之

用故曰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彖言日新其德自本體上說象言多識自畜德之資上說合而觀之其義始盡蓋多識而非畜德是遺心以逐物畜德而非多識是遺物以求心乃知君子不多非遺博也自博而約者也子思云尊德性道問學本此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微陽初長乃血氣未定之時即四所謂童牛也

保護最難災危甚易故云有厲巳而不進則可以免災然所以知戒于厲而不進者以六四之牿也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二陽漸長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卽五所謂豶豕也必須痛自抑戕將剛性消磨淨盡不待與人爭競而後知退讓如輿說其輹而不能行者然則中无尤人之念自不至于爭鬬矣蓋小畜九三之說輻迫于六四不得巳也故反目二之說

輹中心願也故无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為馬三陽同體初利巳二說輻則陽剛之性巳銷鎔變化是馬之良者也三陽並進有良馬馳逐之象然天下之危機禍穽常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故又利于艱貞不可輕銳而進閑習也輿馬所服者衛防奔軼之患者曰閑習之而後利有攸往艱貞之道也蓋上九之所以畜三陽者非欲其止而不進志將以養其剛德而進與

利涉也三能艱貞閑習而後往則進必有爲而合上之志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祭天地之牛繭栗故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防觝觸以傷角也初之所謂有厲者此也牿即楅衡童牛未角而即牿之禁于未發也初九微陽與四相應四以柔克剛豫防其躁是童牛之牿也禁于初則易而天眞不壞故曰元吉即蒙所謂聖功也初之不犯災非四之有喜乎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躁性使然豶去勢以消其性也二陽長而方剛猶豕也五以柔中克之則躁心已釋剛而不猛是豶豕之牙也車說輻則自不能行豕而豶則自不傷物惟二无尤故五有慶爻辭之相應如此小畜之畜乾六四也九居五而爲之助大畜之畜乾六四六五也九居上則爲之主蓋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故成大畜之義者在上九而成畜乾之功者在四五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去聲）負荷也天乾也之往也衢四通八達之路
也乾體三陽在下而上九畜之以銷鎔其氣質
則乾陽之所以能成其德性閑其輿衛而利有
攸往者皆由于上九是艮九負荷乾陽而往大
道也故曰何天之衢亨者畜極而通也即不家
食而利涉大川之意謂三與上不相畜者誤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下動外實中虛頤含
之象頤養也人之所養惟德而節嗜慾正所以

養德也震動于天理艮止則不動于慾養之所以正而吉也然自二體而言則有位高任重而輔君養人者有柔順居貞而養賢以及民者有居位而受上之養者有无位而求口實以自養者口實猶云不虛食之意孟子云小體從大體是也舍靈龜而觀朶頤拂常經而求丘頤是養小失大飲食之人而已矣要之在上者必自得其養而後可以養人在下者必養其在我而後不負于上之所養則自養之爲重也故觀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卦言貞彖言時養得其時而後正天地無心而成化五行之吏各宣其氣也此天地之時也故萬物得其養聖人有心而无爲百工之吏各撫其時也此聖人之時也故萬民得所養故曰時爲大有位者不養人而自養則饕餮于富貴離道之違耳无位者不自養而養于人則摧喪于貧賤失義之窮耳皆不知時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曰慎謹庸行也飲食曰節薄滋味也雖因口之象而發而養德之事實无遺矣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慾本諸此養體即所以養德非判然兩事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震體天理方萌如龜之為物性本靈明能咽息不食可以不動于欲所謂良貴也爾指初

我指四朶動頥垂涎之貌卦以二陽而成上有位以養人爲職下无位以自養爲守聖人以陽剛爲貴故設此戒乃未然之辭亦字有味

六二顛頥拂經于丘頥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顛顛連之顛丘高曰丘指上九言也類下體也于往也二以隂居隂又在下體有顛沛失據艱于口食之象然窮者士之常况柔而得中當固守其窮則可若違道以干祿則進而有凶何也舍類而希榮居下而干上則同類上人交賤之

矣此亦未然之戒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陰柔之性居躁動之地硜硜矯枉如於陵仲子之徒絶類離羣大不近人情者故曰拂頤雖似苦節之貞而實自罹于凶矣何也矯情悖道之行可以矜飾于一時而不能操持于永久故曰十年勿用仲子惡能廉卽此意此等人外无益于世內无益于已何攸利哉此怪之之辭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

之吉上施光也

顛與前不同如山顛之顛取艮上一陽之象而言也四居上體陰柔得位乃以常職而食于上者詩云不素餐兮是也故吉虎視指初九言以陽凌陰所謂朶頤也耽耽專視之貌逐逐征求之意蓋忌嫉之態也然祿養之光由于上之所施无以爲也何咎之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拂經行權也五居君位以養天下者也然陰柔

之才不足以濟天下而上有陽剛之賢可恃故无成有終臣道之常經也至此則從權以大委任之一切聽其操縱五惟居中守貞垂拱仰成而已此象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君道之吉也如此則艱難變故皆賴上九以濟之不可復侵其權致生掣肘之患蓋不特以才弱之故亦任相之體宜爾也故曰不可涉大川二之拂經悖常道者也五之拂經權以濟經者也故吉凶不同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

也

一陽在上輔五以養天下諸爻皆由之以養故曰由頤但位高任重易失之專必以危厲處之則吉而可以濟大險成大功耳何者上下不疑則身安而志可展也此非特上之吉實五之吉而六四諸爻皆蒙其吉故曰大有慶五貞則不可涉恐撓下之權也上厲而後利涉恐負上之托也古之觀人者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使上九之初不能自求口食何以稱由頤之任哉故孟子論尚志而

曰備大人之事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易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四陽在內而曰過者非謂過于陰也慮陽剛之過動也蓋陽剛殷盛君子滿朝或意氣激昂而更張太驟則闊畧于根本之地或承平玩愒而文綱太疎則廢弛爲積衰之漸此大之所以不能無過也語云巨防容螘而漂邑殺人可不畏哉故曰棟橈欲支持于未橈之先耳往亨者圖于未

來諺所謂向前有功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棟屋脊橫木指四陽言本指初末指上棟之所寄者以陰居之則弱矣本弱則不固末弱則易搖故棟折君與臣棟也民爲本邊陲爲末紀剛法度則君相所以飭本末而固其棟者使過剛躁動不恤本末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國危棟折矣今剛雖過二五得中則有以節其過而不至于折又內巽外說以行之剛得柔濟故可以

抑中强扶本末利于往而亨也大矣哉謂所係之大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天一生水水陽也澤者水之所鍾至于滅木則懐山襄陵之勢矣是天一之氣太盛也故象大過大者陽也大過之世陽剛太洩乃賢智矯枉過正時節君子豈肯隨時立太過之行以爲名高哉必以世道爲已任而中持其衡獨見得是則衆非之而不畏獨見得非則衆是之而不隨惟其中而已矣孔子所謂中立不倚遯世不見

是而无悶者此也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其斯以爲君子乎先儒云大過之時當爲大過人之行至以堯舜湯武之事實之則揖遜征誅豈聖人有意而爲之者耶且唐虞際中天之運泰道方興湯武值夏商之季陽道浸微豈得云大過哉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兊說

象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藉藉薦器也以初言茅柔物白素質以六言孤陽不生太剛則折聖人作易雖以扶陽抑陰爲

主而陽剛大過之時則重有藉于陰之爲用彖言本末弱用白茅所以自扶其弱也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以柔濟剛則本固而棟不撓何咎之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稊根之穉芽也卦四陽内聚剛道易折二以陽居陰盛極將枯而得陰柔之氣生意未絶故象枯陽生稊與初相比又爲老夫得女妻之象位既不驕初又相濟所以无不利大過之世患在

亢而无與故曰過以相與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以剛居剛雖二與同類上爲正應而剛愎自用不可以相輔故有棟橈之凶彖言本末弱此言爻位剛要之本末弱正緣陽盛之過而然非兩意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與初應以陽居陰不至大剛有藉用之美无橈枉之失自扶植其根本故有隆起之象然三四居卦之中乃相倚以成棟者九三不可輔而

撓則同類致敗脣亡齒寒亦四之羞也故曰有他吝見三終爲大過之害而四不可不知謹耳非謂係初之應而過柔之說也

蘇子曰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巳所寄在彼而隆撓見于此棟之隆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撓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故大過之世智者以爲陽宜下陰而愚者以爲陰宜下陽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本老陽四陽內據盛極必枯五又陽位以陽

居陽則剛躁益甚故有枯楊生華之象稊者將顚而復蘖華者盡發而耗竭非得少陰以滋潤之終于枯槁而已豈能久哉上六以過極將衰之陰而乘九五過極之陽彼此不能相濟故无咎无譽坐以待斃而已故生華生稊以本爻言女妻老婦以初上言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兊爲澤故取涉象柔在下從陽以進則陰得主而有常陽得陰而不亢故雖過而無咎柔在上則陽剛偪進三本應也而剛暴不可輔五雖比

也而咎譽无可用如過涉者去而不留上滅頂則初陰再進而成遯是陽之凶也陽之自取也罪在陽而不在陰故曰不可咎本義謂此爻爲殺身成仁之事殊無謂

蘇氏曰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内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内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爲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

乎陽之爲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爲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鑿險而陷物曰坎乃水之所行非訓水也上下皆坎故曰習坎一陽在二陰之中爲陷于坎中之象孚信也指二陽言維繫之維謂誠信維結于心則雖處坎險自有亨通之道尚進也行可進則不終陷所謂亨也文王脫羑里

之囚而得斧鉞專征之命其有孚維心之驗乎

亨字自爲句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一下降坎中爲水水之性流而不息是其信處盈滿也停而不行則滿滿則終陷于坎矣惟流故不失其信而不滿惟不滿故不終于險人有剛中之德維繫固結于心則可以濟險難而

有功猶之水也天險无形故不可升地險有形故王公因山川丘陵之險以守國然謂之曰守則有无形之險存焉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也故孟子論天時地利不如人和蓋本諸此人但見險之害可畏不知險之用至大故又廣其義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仍也習慣熟也坎爲水道水流而不息無時不行坎中故曰習坎非止重險之義人之處世在在處處都是危機忠信篤敬則羊腸康莊行

險僥倖則平地坑穽故君子觀水洊至習坎之象知處世者亦復如是故有孚維心見之于身則爲有常之德行脫已于險也施之于政則爲服習之教事脫民于險也彖所謂亨行有尚者如此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三四上是坎體二五是陷于坎者坎中小穴曰窞陰柔小人設重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足而復穴其中然穽人者必自穽險人者必自險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誅而宦者滅是君子

之凶亦小人之凶也悖道以陷善類何益哉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小得未出中也

謂之坎巳是險矣復曰有險者何卽初與三之坎窞也稍不加謹更有不可測之禍矣二以剛居柔能勿以剛競而以順求亦僅得免于難耳未可出于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以下體言之以上體言往來皆坎故曰坎坎三以陰居剛躁之位設陷較初尤險如以石枕

水盆深其險猶云投井下石之意故入于坎窞然二以陽剛健體行險不失必不爲所陷徒自壞其心術耳何功之有故聖人戒小人勿用此險計也

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

天下之險必陽剛之君臣始能共濟而陰邪小人慣居中爲閤故九二一陷于初與三但可求小得四雖陷體乃以柔順居大臣之位有養賢下士之誠者故有尊酒簋貳用缶之象約信也即

彖辭行險不失之信牖室中通明處陰爻中通有牖象謂納九二之信自牖以達之于五也如此則君臣合德險難可濟而四亦得安其位故終无咎際交際也二五兩陽剛得四柔而相際合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水行坎中停則滿而爲陷上之陷陽最重五得二以共濟則浩然長往故不盈而平此正彖辭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乃以剛中而往有功者也然尚束于兩崖之中未到汪洋千頃朝宗赴

海之勢故曰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徽纆即黑索以係囚者叢棘者棘之叢所以栫囚繫之處者也上六居習坎之上陷陽之重使不得出如獄囚牢禁然故有此象初陷二歷三與四至五始出更歷三位故取三歲之義三歲之後剛中尚往而有功則上不得爲凶矣失道即徽纆叢棘之險也四陰爲坎險二陽陷于險聖人扶陽抑陰故二之求得五之无咎見陽剛

足以有濟而不終為陰所陷也初言凶見陰險反以自陷也三言勿用上言三歲不得凶戒小人不可深陷君子也若四之納約則以无咎與之矣聖人之為君子謀如此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陽實陰虛虛明實暗乾三連中畫分為⚋則中虛生明附陽體而煥麗是離而後麗也貞正也固也不正則不能徧照不固則不能久照非亨道也今二五為成卦之主柔麗乎中正則不傾

昜而光徧滿矣不外洩而光有本矣所謂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故吉吉則亨矣坤爲牛牝牛柔之柔者也坤取配健爲義故曰牝馬離取順健爲義故曰牝牛畜養也和調其心性則虛靈自發矣故剛躁之人常昏柔順之人常覺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如麗景之麗文明之美也此廣言其用以足畜牝牛吉之意蓋三才之道皆陽倡陰和以相

成者也卦體兩陽在外而无二五兩陰在其中則何以發竅生明而成美麗之象故日无月則兩曜缺而天不成象矣陽无陰則百草萎而地不成章矣剛无柔則王化廢而人不成文矣此畜牝牛所以為吉而離道之亨亨于此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以一卦言則中爻之⚋兩也虛則生明以二卦言則上下皆⚋兩也繼續而明所謂柔麗乎中正也大人以成德言繼明卽詩所謂緝熙也此非畜牝牛則明無本何以能繼照哉故曰重明

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陽剛初發文明已麗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未得位而踐履之實錯然璀璨不可掩矣敬者晦其明也即畜牝牛之意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黃地之中色中虛柔順文明內含正牝牛之畜也所謂柔麗乎中正而亨者如此故曰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居下體之上如日將昃麗景無幾矣八十曰耋大耋歸根之期聖人修身立命存順沒寧何喜何悲三以剛居剛明察躁動倡狂自恣哀樂不常故有此象莊周惠休之流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本近君之位臣道无成以九居之不免躁動而无容忍或激昂任事而不顧理之可否或切直敢言而不顧身之休戚故其象如此突曲突之突來如火炎炎也焚傳所謂不戢自焚也死

如棄如視死如歸置之若棄之意此不失爲任事之勇故六五有涕出之嗟非上陵其君人惡衆棄之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自目出曰涕沱流貌出涕戚嗟憂慼六四也蓋五以柔順之德居可爲之位正賴陽剛之臣以輔佐而四不善用其明致有死棄之變故不能已于悲傷耳觀悲九四之切則任六二之誠可知此明于王公之道者也其化成天下也宜哉故吉本義謂迫于上下之陽而憂懼不知上下

二陽乃五之所麗以爲明者況上九爲王所用
迫脅者能然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
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爻以陽剛居離極文明極至剛不妄施乃將
帥之賢者也居卦之外見尚于五有推轂閫外
之義故象王用出征嘉卽嘉乃丕績之嘉蓋明
極而威震首惡者不得倖免脅從者不至濫及
仁義兼至王者之師也惟上无咎故五有嘉
易象管窺卷之六終

易象管窺卷之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下經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陰陽原是一氣動靜互藏其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非陽不生陽非陰不成互根相成處即是交感處統同膠結如環无端故不曰感而曰咸以其无心也非此感彼應之謂纔說感應便有睽隔而不成咸咸乾坤二卦四德俱同惟其咸

也咸則一元混合故止言亨利貞而元在其中矣人有心則有情識有情識則有感應陽主倡不主隨其情常失于亢陰主隨不主倡其情易流于靡卦變自否而來九本居上下交于坤而爲艮之少男六本居三上交于乾而爲兌之少女則男先下女得倡之道卽乾元之用九无首而不成亢女後承男順隨之義卽坤之得主有常而非詭隨故曰止止而說倡隨各正故曰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

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施地生混合无迹可以言感而不可以言應萬物化生是天地交感之應也民生有欲无主乃亂聖人所以感人心者則有禮制焉夫婦人道之始聖人制爲婚姻之禮別嫌明微使倡隨之義截然各正則天下之情循禮守分不相凌奪既和且平是天下之應乎聖人也故天地之感不可見觀聖人之所以感天下而使和平者

則天地交感而萬物化生亦不過陰陽倡和之
情而巳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氣上蒸澤氣下潤交相受也所謂山澤通氣
也君子取象之意則不然艮止實也兌開虛也
內止心之誠外說心之和惟實故能虛而以和
說受人之益也彖言感象言受者蓋感有自物
之所觸而外至者有自幾之所先而內生者外
至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虛而受人之感也
內生者幾動于此誠格于彼以虛而受人之應

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足大指也外四也咸以人身取象初陰居下其象爲拇足本主于行動而又上與四應故曰志在外卦雖以上下交感爲義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象拇而志外凶吝可知矣其之也下倣此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足肚也在踝之上膝之下位在拇上俱取行動之義二漸近兊體與五爲應臣之從君易于

詭隨故以凶爲戒能安靜以順命則吉而无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居下卦之上爲下二陰所隨猶股居下體之上爲拇腓所隨重剛躁進與股之動而不處者相類故取象致戒三爲艮止宜以靜止二陰之進故曰執其隨若不勝其牽繫之情而欲往從上六則是人隨者反隨于人與所執下二陰等矣失艮止之義故可羞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

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居三陽之中當心之位咸之主也故不言咸而言思思者心之官聖人不思而得君子思不出位憧憧卽往來境界朋情識也心原无物有一物卽爲障害貞者心之本體如明鏡然物來而照之鏡非有感乎物也故雖妍媸萬狀而鏡之體自若事來而應之心非有感乎事也故雖順逆萬變而心之體自若无障无害吉祥止止何有于悔悔生于害害生于感感生于思詩云無思百憂祗自重兮往來朋從之謂也貞則至靜

无感害何從生思則意念繫着焉能光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脊肉與心相背不能感物而無私係者九五陽剛中正有寂然不動之體故以取象卽何思何慮之境也所以无悔志末者志爲氣帥人之指使運動在手足耳目口鼻背居後而不動弗與焉故曰志末也脢本血肉但借其无縈繫之體以形容心體貞一靜虛之妙賛九五之无悔非謂其優于四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輔頰舌皆兊象上以隂處說極與九三陽剛相

感而說形于言者也初言咸拇感之于行者也

上言咸輔感之于言者也言行君子感應之大

端而其本在心心正則言行无不正故九四言

占不言象初上言象不言占聖人示人端本之

微意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始

故言亨利貞而不言元道出于常則自然亨通

而无咎何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反常拂經則必不和于義不能幹事所以不享而多咎恒則利遂貞正施之萬世无朝夕推之常變而皆宜故曰利有攸往利往正是亨也

丘氏曰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男下於女婚姻之道正矣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

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上柔下位之恒也相與卽說卦相薄動散之義是氣之恒也動出于巽是爲恒德剛柔配應是爲恒情此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故終則有始如環無端日月得其精故久照四時運其氣故久成聖人合其道故化成未有非其道而能恒者故觀恒卦之象則天地萬物之情只是剛柔定位陰陽配應此其所以恒久而不已

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所起雖無定所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其相薄之氣未嘗易也故曰恒立者身之所處方者道之方位道无定在立有常變立必于道不易方也立有易而道无易此有取于雷風之象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與四本正應之常但居下在初四震體上行不下顧又同體兩陽剛睥睨于旁才力時勢俱未可深求者初柔暗不能自揣且爲巽主其性

務入故以常理深求之如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豈曰不正然相知之未深而相求之太激祗自兀其向用之機耳何利之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此爻無象而有占承六五而言也二與五爲正應五柔弱不震委藉臣下君陽剛躁動未免僭偪而生悔今居柔中之位以柔濟巳之剛以剛濟君之柔克盡人臣之道者也又何悔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差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陽剛之性居巽順之極亦不是剛狠暴戾全無德的但體位俱剛未免有躁動喜進之念故深戒之蓋恒者久于中道之謂稍着意氣即戾于中而或進之羞矣或者機動即應閃避不及之意猶云不知何從也雖正亦吝況不正乎無所容者公是公非在人十目十手在獨也故君子不以事之正爲貞而以德之恒爲貞不惟以自外至者爲辱而尤以心之有歉者爲辱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陽剛動體而位大臣值柔主所宜變動不

居以成天下之務猶田獵者當發縱指示以收三品之獲可也而以陽居陰不中不正位浮于德不可久據安能成功故有田无禽之象觀非位者之无禽益見久中者之無悔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剛位君象而以陰居之雖柔順中正可謂恒德之貞然膠固不通事權旁落乃君行臣道夫行婦道者從一而終如志士忠臣烈女節婦則可大君以制命爲義豈宜從妾婦之行孔子仁

管仲且謂非君匹夫匹婦之諒況君乎夫六五有爻辭不利而不言凶者如豫貞疾不死頤拂經貞吉離戚嗟若吉是也恒其德貞而曰夫子凶者何卦以剛上柔下爲義而夫子從婦則不可以爲恒耳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德者在恒其心須安常順理凝神壹志乃能久于其道上以陰柔居震極險躁不能理性輕浮足以喪謀大无功極言其凶所謂一敗塗地者也咸恒二卦俱以陽剛爲主咸則陽感而陰

應以貞靜止欲爲貴故三戒其往吝四戒其往來五與其无悔欲陽之慎所感也恒則陽上而陰下以剛健有常爲貴故二剛中則雖不當位而无悔三戒其貞吝四惜其非位五君位則有從婦之戒欲陽之恒其德也至于陰爻則或不言吉凶或直繫之以凶而已聖人扶抑之義如此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者以二陰浸長陽氣將消而得名非君子以

退避爲志也亨者乘陽之將退而使之遁也下體爲艮止二陰之進但急遽憤疾反以滋毒惟堅貞自守固吾藩籬使彼不能干犯如大象所謂不惡而嚴乃處遯而亨之道也故曰小利貞夫否之五上猶云休否傾否今四陽同時大可有爲而傳以爲小致力本義專責小人豈聖人望君子之心乎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陽道將遯主持斡旋全在九五應非二也五剛

中履位而三四上三陽皆應之乘時而行固陽之權如爻辭所謂嘉遯貞是已然在諸陽當以正自守不則上者矯亢激烈必至狼狽而去下者依阿腆忍惟以苟容自全陽道何日而亨故亨遯者聖人之大作爲利貞者君子之大節槩相須有成此遯之時義所爲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待小人不惡而嚴

陽能止陰于下而脫然高上不爲所陵遯之象也惡謂峻以絶之也嚴者莊敬自持也嚴則德威可畏而人敬之不惡則樂易可親雖小人亦

自感化聖人之所謂遠小人非終絶之乃所以化之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者陽也初在下爲尾非遯而在後之説也初陰雖微然履霜堅氷勢必至剝如蠆尾之毒故厲君子當畜止之可使之有攸往哉往則有災矣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卽此意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

固志也

執者拘留之意黄牛柔中之象革堅韌之物陰

本剥陽者二柔順中正聖人欲引之以歸附君

子故勉以留賢之道蓋陽剛君子急流勇退其

所以執而留之者欵誠至意尚不能挽其去故

其象如此君子志在用世故懇留以固之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

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牽係也三與二爲比二執留甚固故三雖欲

遯而不忍懟然又艮體故有係戀徘徊之意然

陰柔難測或引正自附彼一危敗則均受其禍矣所謂美疢也故曰有疾厲畜養也止也臣妾陰小也既係戀而不能遯須索盡制服陰黨之道莊以自持恩以撫衆使其畏威感德止而不進則吉所謂小利貞是巳不然以其執留之堅遂吐肝露膽大有作爲寧能免疾厲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陽剛健體本欲上行又居柔位故遯志益决好（去聲）遯則身屈道亨君子之吉也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小人能宴然在其位乎故曰小人否見小人不可乘君子而迫之使去也初云勿用有攸往豈獨爲君子謀哉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以陽剛中正當位而應此亨遯之主也嘉即虞書嘉乃丕績之嘉遯指三四言此正人君子也非嘉其遯嘉此欲遯之正人使知上意嚮而貞固以安其位也故曰以正志吉即彖之亨也蓋在陽剛君子以殉道爲義故身遯則亨九五大君以扶陽爲責故嘉遯則吉先儒以此爻爲

遯之嘉美似失君人之體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薛畏齊曰上九居卦之外隱遯之象也是乃道義充盈利祿不得而干之異乎山澤之癯以隱爲高者故象肥遯其占无不利蓋人心不得有所係着一係於隱則跡雖能遯於世而心不能遯於隱其弊也將至於潔身亂倫不利大矣惟有道之人道足以副其心爲能遯於心不遯於迹故可出則出出非謀祿可隱則隱隱非沽名利與名皆不得而干之如肥腯之人力足以充

其體遯而无所不足也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壯主九四言三陽爲乾加之以震則陽過矣況震動不已勢必進而爲夬故卦名大壯聖人貴陽賤陰陽本欲其壯但太剛則折反爲陰所乘故利貞貞者剛而濟之以柔九二九四是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壯以氣言正以理言天地之氣不正則爲驕陽

恒燠人心之氣不正則爲暴戾恣睢必理氣合一斯可言大故曰大者正也孟子直養無害配道義塞天地之論本此復雷在地中則生物之機初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雷在天上則生物之心盡露故曰見天地之情以動有內外而爲心情之別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至奮擊雷行天上則威之所震无不摧折大壯之象也非禮者心之私幾之初動至微而至危非有乾剛之斷者不能克弗與勿同謂君子

以大壯之勇而克己也己克則貞在其中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爲民其象趾剛陽居初故曰壯于趾四陽雖皆同類然分有尊卑不得越次而進越進則爲亂法干紀之民刑戮所必加矣故征凶有孚者如要諸荆聶之徒豈曰無信然匹夫之諒无濟于事祇自殺其軀耳故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壯貴于貞而貞貴于中二以剛居柔剛而得中則其正之所發莫非義理之强非憑藉血氣而

假借爲之者此正之所以吉而壯之所以爲大也故不言壯而直言貞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四陽上進二陰阻閡于上有藩籬之象初勢遠不及觸而凶二柔中守貞而吉此爻以剛居剛輕進躁動在小人則賈勇而爲亂在君子則雖智而用罔事雖正亦危況血氣機械之私乎如羝羊牡剛觸藩而自傷其角耳小人用壯吾无過責君子而可用罔哉此小象意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貞吉與二同而云悔亡者以不中也藩決以六五之易言不羸以四之柔貞言五固不設藩四亦不抵觸大輿四之象輹車下縛也三陽在下故取象于輹車之致遠以輹大臣之集事以衆賢四以柔濟剛引三陽以上進如大輿而有壯輹何遠之不可致哉故曰尚往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喪失也莊子吾喪我之喪羊善觸故以喻陽剛

之性易平地也乾陽上進性本剛健又兼震體而五柔順中正不設藩籬坦然平易羣陽見之自消其剛躁而剛者若失其爲剛矣故曰喪羊于易此實能馴擾乎羣陽而陶鎔其材器者也位雖不當道實相成何悔之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此爻以陰柔之才與六五陰柔之君相比而得尊信又居震極故有與羣陽相持之勢羊指四陽言窮極之陰何以止方壯之陽故曰不能退

既不能止羣陽之進則必不能自遂其志矣以窮陰而欲當四陽之攻不詳審已甚何利之有艱則吉者謂卦終則陰變以從陽諺所謂因禍得福也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者大明中天君臣同德世道昌顯之象侯以坤體言柔進上行無成有終諸侯有安國之功者康者安定其功之謂蕃錫三接所以康之也錫馬天子以車錫諸侯之馬如晉文侯郤楚獻

功而褒王賜以大輅戎輅是已蕃庶不止一乘四馬朝見在晝而不在夜王者日三視朝故三接見坤爲馬離爲日故以取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自觀而來六四之柔爻于乾體之中日陽精其體實以陰虛而煥麗故曰麗乎大明此合兩體以賛六五之明也非二之柔順不能代終以承五之寵遇非五之謙光不能隆禮以救二之庸勲君臣同德相得益章晉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爲太陽星月霞雷皆借其光以爲明者方其
始出于地猶爲地形所蔽以漸升于中天則光
無不遍幽隱畢達晉之象也君子之德自格致
誠正以至于修齊治平莫非本體之所發越不
由外假與日之光暉皆自陽精所顯著一也乾
之象曰自強不息夫陽剛者明德之本來也自
強之功少息乃爲私欲掩蝕而明者昏矣故欲
法晉之昭明者必先法乾之自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

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志行道也摧如進疑顧慮常若為人所摧沮而不急于干進獨行其正不失所守故吉時雖未見信于上下自可寬裕无咎何則未受命也卽孟子進退綽綽之意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柔順中正進思盡忠惟恐任使不稱有負于離明之主故象晉如而愁如得人臣之正道康功之所以成也故吉介大也福卽錫馬晝接王母

指五言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內體三爻皆指康侯一人言故此爻不言象承初二之義也悔從摧如愁如中來蓋柔順麗明之君天下之所允懷者而坤順之侯進而上行代君之終受君之福衆孰不信其志哉君寵民孚此悔之所以亡也初言始進之正二言被君之眷三言得民之信始進不正而欲上下交孚得乎窮不失義民不失望康侯之謂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柔君在上下皆柔順之臣四獨以陽剛居大臣之位所望以達權通變晉其治于不窮者也乃陽居陰位膠常守故雖似安貞而下孤衆望上負明時亦貪位慕祿之人耳與鼠夜行晝伏但知竊食者何異如是者身危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晉主大明何以有悔以其陰居陽位或牽于柔順明而少斷耳失得以刑賞言失而當黜如鼫鼠者雖左右貴戚而勿恤其少恩得而當陟如

康侯者雖蕃錫三接而勿恤其侈費明而能斷大君之宜也以是而往吉无不利慶孰加焉有慶則悔亡矣頌中有規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五以柔道致治坤以柔進上行晉明盛治之朝非用武之時也上處晉極而九又以陽居之剛躁不能安靜然衆柔无輔獨行其志故有晉其角之象言偏守一隅無大展布但可用自伐其邑而已又必主以危厲之心乃吉而无咎如此

者雖不失正亦非治道之光可吝也況不正乎凡卦陽爻吉者居多獨晉卦陰爻俱吉悔亡陽爻四則貞厲上則貞吝豈貴陰而賤陽哉聖人于明盛之朝欲陽剛君子善用其剛則治道益進于昌明耳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夷平也日平于地則入于晦耳豈有傷乎在人事爲暗君在上賢人君子掩抑不揚有文明于內而不得顯其光柔順于外而不得行其志之

象故曰明夷當是時一意守正未免形迹暴露
不能韜晦難免于害故利艱貞艱者困難也以
艱爲貞則身屈明晦而人不忌文王箕子之所
以免於害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

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
本分恁地做的非以蒙大難而然也故曰臣罪
當誅天王聖明此以卦之全體言文王之晦明

不期于艱貞而自貞者也箕子于紂爲貴戚之卿事之不可諫之不行微子既去寧忍復去于是納此身于囚虜之中佯狂于外而正志于内處之極艱難此以六五一爻言箕子之晦明以發艱貞之義也卒之文王脫于羑里箕子釋于囚奴豈非利艱貞之明驗與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楊誠齋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爲莅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巳晦而明故燭物呂東萊曰

用晦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升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謂鳥飛去也垂其翼不復飛以避矰繳也君子未在位者見幾明決義不食汙君之粟絶人逃世去不復返如鳥之飛去而戢其翼也若有所往則有所主主人有言不能無生得失矣故寧三日不食以滅其跡耳此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之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股股肱大臣也左陽右陰君子陽明之類故曰左股先儒以左非便用爲解陋矣用拯者晦其明竭股肱之力以匡救文王以服事殷之事也詩云王室如燬父母孔邇其此之時乎馬壯者牝馬之貞也坤彖所謂安貞之吉應地無疆者是巳卒之脫囚羑里授鉞專征何吉如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馮時可曰三之于南狩者除其傷君者也文王之伐崇伐密是也崇密不順于紂故伐之也若平勃之誅諸呂李郭之除安史亦所謂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急則所害廣而近于作威也聖人之處明夷分所不容已也而或者乃以九三之事歸之湯武至以大首爲闇主之象此非聖人所以示人也湯武之事不可與文王箕子並論也其革命也不得已也非可爲則也聖人必不以其不得已者示則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

左腹獲心意也

左與二爻義同腹心相聯不可携貳四與上同體故象入于左腹所謂肺腑之親也本无可去之義然當是時暗君失位貴戚之卿義關宗社則君與社稷其輕重之間有權存焉棄其所輕而全其所重門庭雖覆而宗社猶存則四者乃宗社所係而其去也乃所以稱仁此微子去紂之事傳所云獲心意者即商書所云自靖者也蓋委曲以存商祀何等韜晦其明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爲明夷之主五與上比誼親位重受害最切何以箕子當之葢箕子同姓懿親父師重任潔身以去旣不可直巳行義又不從故惟晦其迹于囚虜守其志以堅貞以待君之悟天之定庶幾晦有復明之理而巳尚有可爲之時也葢明可晦不可息息則世道人心將無所賴故佯狂受辱得六之柔内正其志得五之中卒之洛書衍疇彝倫攸敘非不息之徵哉彖云利艱貞此

爻言利貞蓋艱貞已在明夷內此利貞是賛詞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既曰不明又何以晦蓋君資臣以爲明者也上六陰柔昏暗之主諸臣皆晦其明以事上使上能覺悟其所以韜晦之意則尤不失初體之離明而可以照臨四國矣惟後爲坤體則重陰蔽錮不明其晦而囚奴放黜竟與國祚俱漸故始焉繼帝乙而踐祚登于天也終焉身弑國亡入

于地也夷人之明適以自夷其明可不哀哉故
周公六爻雖詳發臣子處明夷之道實以儆戒
人君使知用人之明耳

易象管窺卷之七 終